

竹生青寧云云此則排句整齊第加衍

太繁文無變體非南華文法也續考列子註引爾雅熊虎配其子豹山海經南山多羆豹郭璞註豹之白者曰羆程是羆之別名羆又豹之別名也

是篇名以至樂而首論有生爲累憂苦多端以至避處去就固知所擇而莫得其所以活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

生厭離勇猛恩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尼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否邪蓋天下之事盛則有衰極則必變孤臣孽子操心也

危慮患也獨故達由是知貧賤憂戚玉女于成則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於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譽是焉至譽至樂也已次載鼓盆而歌觸懷之答皆以人所不樂爲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共語哉中敘觀化而化及者肘變而無器求己而不得者聞樂而驚喜此言順化則其樂皆同拂情則雖養非樂也終論人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八 春雷

武林道士 楊伯秀學

達生第一

蟲獸生化之不常而斷之曰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大哉機乎孰弛張是凡涉形器罔不由斯生死變化循環無極若悅生而惡死或樂死而厭生皆滞于一偏而非樂之至必也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然後不爲化所役不爲機所運遠夫大衍虛一不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共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精友以相天

郭象註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未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無爲有懷於其間故養之彌厚

觀之於斯三者累易遣也累可去則世於

我也何有世可棄則我於形也何羨不有
於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林氏虧齋口義云生之所無以爲者言身
外之物知之所無棄何者人力所不及也

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形然物常有餘而
形豈長存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雖不足
爲而不可不爲即前云物莫足爲而不可
不爲也爲與不爲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
累非棄世不可棄世非避世也處世無心

離而生亡矣生之未不能却善養以致
之也其去不可止過養以傷之也世之
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是知養之爲養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蓋不明其所以
養而養非其養也生不足爲以其因養
而亡然有不可不爲者若飢食渴飲之
類其爲也不免以有世存焉耳故欲免
爲形莫如棄世有世而遺之何累之有
正平謂視物如一而與世俗之生道不
同故曰更生更生則近於道矣事固不
是棄我而轉物也生固不足遺我亦忘
之也然而形全精復則本於棄事遺生
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則身外之事與其
生者不待遺而自遺矣四大假合成體散
則復初歸無形精全則能變化是謂能移
也體道至此則精而又精可以贊造化矣

褚氏管見云許由高隱而辭釋知生之
所無以爲也夫子厄陳而弦歌知知之
餘而形不養矣不安其生而益之物有
所無奈何也儻不安其生而益之物有

感而後應追而後動則我自我世自世矣
正平者心無高下汰擇更生則與之無窮
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則身外之事與其
生者不待遺而自遺矣四大假合成體散
則復初歸無形精全則能變化是謂能移
也體道至此則精而又精可以贊造化矣

子列子問關尹子曰至人潛行不宣蹈火不
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裸請問何以至於此
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
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
以相遠夫莫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
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
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然始壹其性養其
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達夫若是者其天
守全其神無御物莫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
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
全也素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
入乎其胷中是故運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
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
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鏃于雞有忮心者
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
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
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
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郭註其心虛故能御事實至道故無不可
非物往可之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
獨遠耳同是形色之物未是以相先常遊
於極非物所制也止於所受之分冥然與
造化日新終始者物之極飾則二矣不以
心使氣不以物離性萬物皆造於自爾若
醉者之墜車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
子將鎧錦與醉爲用然報誰者不事折之
飄落之毫雖復中人人莫之怨皆以其無
心故也不虞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
也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知之用性動者
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知用者從
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任天性而動
則人理自全民之所患僞之所生常在於
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呂註天地之運萬物之變孰非氣邪誠能
守乎純氣則不窒不熱不危無足異也凡
以至虛而已豈知巧果敢可得與哉譬龍
之爲物合而成體則上極下蟠而無不至
數而成章則入於無有而不可見亦以氣

而已凡有貌象聲色皆物也物與物何以
相遠則真是至乎先均是色而已先則未
有物之初色則物之已有真足以至純氣
之守至虛之遊乎物之造乎不形則非貌
象聲色故止乎無所化而不去矣夫得是
而窮之者將處乎不怪之度則不皦不昧
適與之當而不過也歲乎無端之紀則始
終相反乎此不可得而窮也遊乎萬物之
所終始則所謂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也壹性則不二養氣則不耗合其德以通
乎物之所造則性修反德而與造物者同
之乎不形若是者守全而無卻物莫事入
焉夫全於酒者死生驚懼不入其胃中則
藏於天而全之者宜其物莫能傷也常有
司殺者殺則人之遇之猶干將飄瓦而已
而不害合其德而不散也若然則通物所
造而不爭守其自然而不出物之自外來
者安能入於我哉此下又設三譬醉者墮
車得全於酒而不能傷也鎧干飄瓦以其
無心而人不然也人之天有爲中之自然
天之天無爲中之自然老子云地法天人
之天也道法自然天之天也德生者不以
知治國賊生者以知治國不厭其人不以
人滅天也不忍於人不以天廢人也民幾
乎以其真言其化下也以此而已

疑獨註純者不雜守者致一不雜則靜致
一則專氣靜而有守所謂專氣致柔是也
豈在知巧果敢之列夫貌象聲色物豈相
遠而世之所先者不知踐神明之容特先
之以喜怒之色真足以先乎物哉凡物之
所造有形乃自於無形有化乃自於無化
言神明之德動靜皆存得是而窮其妙理
以極於無形無化物焉得而止焉禮度有
法故不怪道紀有本故無端唯無終始然
後能終始萬物故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
而能終始萬物故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
而不害合其德而不散也若然則通物所
造而不爭守其自然而不出物之自外來
者安能入於我哉此下又設三譬醉者墮
車得全於酒而不能傷也鎧干飄瓦以其
無心而人不然也人之天有爲中之自然
天之天無爲中之自然老子云地法天人
之天也道法自然天之天也德生者不以
知治國賊生者以知治國不厭其人不以
人滅天也不忍於人不以天廢人也民幾
乎以其真言其化下也以此而已

碧虛註以其審行故能冥通不過虎兕不避甲兵者持守不雜心無機巧也物皆形色孰爲先後有形則有所化得是不形不化之道故無有窮盡物各自正矣彼謂潛行而不窒者不越法度含章藏耀遊乎萬物之終始歸乎太空而已矣宣性養氣合德三者混一與化同矣其天守全其神無御室熟儒慄何事入焉醉者之物莫能傷亦猶是也聖人蘊乎天理鬼神莫覩其迹有心有情則招折招悲矣故以之治身則和暢治國則太平不以知役知而以忘去忘忘機者德役知者賊不以有德自足不以無知爲失則近乎真道矣

故焉得而止焉不淫之度一定之法無端之紀無窮之理萬物之所終始造化是也
壹性合德與造物爲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內既全而無卻外物莫事入焉醉者墜車墮于飄瓦之喻極精密有理人之天猶有心天之天無心也開天之天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則心猶未化六根皆爲賊況外物乎

超乎形色之表矣其形可忘其神無間
物莫事入其舍哉次論醉者全於酒聖
人藏乎天故莫之能傷也鎧千飄瓦喻
無心無情雖觸人而人不怨況不觸人
乎人能若是天下均平戰爭殺戮何自
而有故天性人知在乎所聞而德賊分
馬學者慎諸○物馬得而止焉止字說
之不通郭註云至極者非所制也當是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痴僕者承蜩猶掇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尤二而不墜則失者錯銖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
也若掇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
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痴僕丈人之。
謂乎

者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遺彼故得此也

呂註知水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亦若是而已

疑獨註病僂曲腰承蜩如拾仲尼見其巧妙其有道而問之答以五六月蜩鳴之時累丸至危習之精者猶能使之不墜此習承蜩之法也鎔銖數之微一者數之始猶掇之者離一而入無矣櫟株槁木形容其不動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此豈天性所有哉用志不分乃歛於神耳。

碧虛註蜩可以作醯故承取之初習承蜩

累彈丸於竿頭以驗其手不搖動累二丸而不落失蜩猶鎔銖至累五而不落則身如斷木臂如槁枝蜩集而不疑故取之如掇也由是知一志凝神則道無不得竟特來蜩之翼而已哉

虧齋云不反不側只是凝定其心一主於蟬而不知有它此借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是事但以爲技而不知有道寓焉

乃疑於神疑當是疑後削錄章可照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教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

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

也覆却萬方陳平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辟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

內拙

郭註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習以成

性遂若自然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覆却雖多而不以經懷

以其性使故所遇皆閒暇也若所要愈重則其心愈於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

重子

呂註觀操舟金注之說則形全精復者非棄世遺生至於其神無却不足以與此

疑獨註此寓言達生者率性任真心無係累無往而不自得善游者率性操舟猶有未至若乃善設水之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覆却陳平前而不入其舍中惡往而不暇哉注者以物賭戲射也鉤貴於瓦金貴於鉤心無所貴故巧心有所貴則漸亂矣

碧虛註操舟若神善游者不懼溺也驚沒於水者則不待舟即便操之言忘水者猶存舟未嘗見舟棄忘之也憂患不入於舟次內有餘裕故也喻瓦金賭器投物必審

鉤金重寶射物戰殆是知輕水則舟可操重貨則心計拙此自然之理也

虧齋云善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射而賭物曰注射者之巧本一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惑惑則雖巧者有時而拙矣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聞之操拔簾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夫子無讓寡人願聞之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因問之曰魯有單豹者廢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死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深澤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夫長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感卒徒而後放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椎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也

毅則所謂物有餘而形不養者也豹則入而藏毅則出而陽皆有心而爲之禁立則無中央則非其後者也
疑獨註喜牧羊者視其後者而鞭之欲其猶理而勿失單豹張毅皆不鞭其後者也

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長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感卒徒而後放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椎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也

云動之死地是也
碧虛註養生若牧羊好運故後不得不鞭也單豹養內而不謹外張毅修外而不治內皆失鞭者也入而藏謂幽棲離羣昧於應物出而陽者奔馳澗俗忘於自治柴立

○
郭註學生者務中適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皆不及於會通之適鞭後去其不及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名極而實當者也夫塗中十殺一人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呂註單豹則所謂形不離而生死者也張

鷹齊云拔篋掃帚供灑掃之役也牧羊本

聽其自然有在後者而鞭之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單豹張毅皆在人事有未盡者不可全委之於天也此段於學者已分上最爲親切推此則知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無入而藏不享於靜無出而陽不

一於動也柴立中央無心動靜若槁木也盡此三句可名爲至人矣以長塗有椎席即蛾眉伐性之斧示人窒慾之戒也

祝宗人玄炳以臨牢笑說苑曰汝真愚死吾將三月裸次十日戒三日齊籍白茅加汝肩尾手彌姐之上則汝爲之手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筭之中自爲謀則苟生為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郭註欲贍則身亡理常俱耳不間人獸也呂註爲彘謀則喪之自爲謀則取之豈愛身不若彘哉以世爲之累也故唯棄世遺天下不覺也
疑獨註爲彘謀則領彘尾於塗中不願留生可以無累

骨而爲貴爲蔬謀則願食糟糠而措牢笑不願加肩尻乎彌姐之上意謂逆性命之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莊子自喻以龜而喻世人以蔬其微意可知

碧虛註解牛皮爲鼓正三軍之衆爲牛計者不若服輶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爲狐計者不若走澤此牢彘所以不領加肩尻乎彌姐之上達生達命之旨者也。腐齊云玄端冠也犧芻養之也豚同羣猪机也曲而可以聚物曰聚儻春官之類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脯熊蹯不熟殺之寘春即此義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形死置身趺蹠之上春薄之中亦甘心焉爲蔬謀如彼而自爲謀如此何邪。

已上四章大意相類病僕承蜩周志不分似亦發明前章凡氣之守惄人拂舟若神即精義入神之謂也牧羊鞭後則示養生之規祝宗說蔬則警軒冕之感是皆所以破世人之昏迷歸達生之妙

荀子經言坦明不復贅釋○拔簾上蒲末

初李氏舊註云把也腐齊口義同根拔之拔拔簾掃帚也諸解畧而不論無隱

范先生云拔讀同拂拂簾皆服役者所執解義通而音訓未明詳玩字形參之

以理而得其說拔當是枚傳寫小差監韻枚音拂與斐同金羽也亦侍者所執

豚橘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輔畫軀車所以載振聚當作篆才官切僕當作僕力九切謂殯於篆塗翠蓋之中也而舊

傳經文用字若此續考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殯最塗龍輶以椁又云設帷翠蓋

同柳最聚也聚木蓋棺而塗之龍輶則篆畫龍大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死以易死之生滅猶不爲之豈有人而不

如蔬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九

卷五

赤林道士 楊伯秀 學

達生第二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馬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詬語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教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怨憤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窓有瞽戶內之煩壤

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鯁蠻躍之西方之下者則沃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莘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轍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畜車之聲則捲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顰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郭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息去而性得者達理也